

社会总效用有关问题探讨

武汉大学 彭松林 章晋学

【摘要】 本文在给出社会总效用定义的基础上,结合社会财富集中度分析了影响效用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社会总效用随着财富集中度的降低而提高,它同时受制于社会总效率、政策法律透明度和民主程度。

【关键词】 效用 效率 财富集中度

(一)

效用是经济学的基石,可以说没有对效用的分析就无法形成经济学的框架。效用如此重要,以至于每本经济学的教材都要对效用进行定义,一般都将其解释为消费者从消费商品或享受服务中得到的满足程度。效用通常采用序数的形式度量,就是将人们对商品或服务的满足程度进行排序,分出先后。至于效用的大小则通常都被回避,因为它是很难以量化的。不同人对同一商品的满足程度不同,甚至同一商品在不同的情况下给同一个人也会带来不同的效用。

经济学一直认为商品交换对交换双方都有利,即会增加交易双方的效用。我们知道在剩余产品出现之前是不存在交换的,这也就是说在原始社会早期是不存在交换的。按照经济学的观点,产权界定的明晰将会提高社会的整体满足程度,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这表现为商品交换总次数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随着私有制体系的逐渐稳固,产权界定的进一步明确,大多数财富最终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于是从经济学角度对效用的研究逐渐增多,人们企图通过对效用最大化的分析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来促使整个社会的效率实现最高以使效用最大。

商品交换给人们带来了许多便利,于是交换的客体从一开始的某几种商品发展到现在的无限多。为了增大自身的效用,理性的经济人甚至不惜利用自己的亲朋好友,在他们眼里,这些都是交换的筹码,都是有利用价值的。可是效用既然是满足程度,那又是对什么的满足程度呢?效用应该是代表人类欲望得到的满足程度,可是除了衣食住行等人类本能的欲望之外,还有什么需要得到满足呢?那就是信念。人所有的奋斗、交换和牺牲的最终目的都可以说是为了实现一种信念。信念的满足和追求处于效用等级的最高层,每个人都会认为其所坚持的信念高于一切。至于信念是什么,就因人而异了,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既然信念被摆在效用层级的最高层,那么用它来交换任何其他物品都是不划算的,它所换回来的效用必然比其本身的效用要小,因此只要一个人的信念没有改变,那么其信念就是惟一不可交换的。

(二)

下面看看如何增大社会的总效用。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弄清楚社会的进步是体现为每一个人的效用之和和最

大还是社会整体效用最大仅仅体现为少数富有的人或具有大智慧的人的效用最大呢?这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效用是否是同质的,是不是有些人的效用比其他人的效用更为重要?

在封建社会,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皇族的利益必须得到最好的保护,因此皇族的效用必定比普通百姓的效用要重要得多,也正是这种不等质的效用安排使得封建社会不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因此,现今的制度安排应该尽可能使每一个人的效用具有同质性。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社会效用最大化的具体形式应该是什么?我们知道社会竞争的必然结果是优胜劣汰,让资源集中到效率更高的部门,从而提高社会的生产效率,而这个过程必然同时使财富从一部分人手中转移到另外一部分人手中,而竞争的存在将使得这个过程持续下去,这样财富将会不断积累到少数人手中,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假设社会生产的效率是和财富的集中程度呈正相关关系的。但是,随着财富集中程度的进一步提高,过大的贫富差距将使少数极端富裕的人开始过奢侈的生活,而且不再用心经营他们的财富,这就像个人的工资曲线最后会向下弯曲一样,人们拥有过多的财富也会导致社会总效率的降低。另外,过大的贫富差距还会大大打击大多数不富裕的人的工作积极性,引来人们对社会的不满,更严重的甚至会引发社会变革。因此,社会总效率曲线一开始会随着社会财富集中程度的提高而上升,当它到达一定高度之后会出现向下弯曲的现象。同时,根据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随着财富的不断集中,少数人占有过多的财富,这肯定会导致社会总效用的下降,因此可以假定社会的总效用曲线和财富的集中程度呈负相关关系。于是,如果我们以效率、效用为纵轴,以财富的集中程度为横轴,那么可以得到社会总效用曲线和总效率曲线,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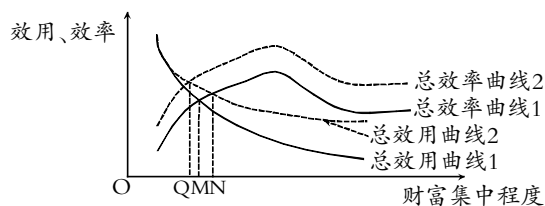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总效用和总效率曲线

总效率曲线1和总效用曲线1的交点M是否是社会效率和效用的均衡点呢?我们知道,随着优胜劣汰的自发进行,财富必将越来越集中,社会生产的效率也将随之提高,但是这种严重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必将遭到社会效用最大化趋势的阻碍。同时,在一个民主社会,公民对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政治活动会有很强的参与意识,全体公民的投票必将改变政策和法律,从而使得财富的集中程度不至于过分偏离平均占有水平,因此,财富集中度一旦向M点的右边偏离,就会形成促进财富再分配的法律和政策,使财富集中度重新达到均衡点M。那么这种全体公民投票的结果是否会导致财富集中度更小,而使得社会总效用更大呢?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优胜劣汰总会使财富走向一定程度的集中,从而使使得社会的总效率水平保持在一定的高度。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随着法制的进一步健全,制度的透明使得人们对财富分配不均的看法与以往又有较大的不同,他们相信财富的多少与个人的才干和努力程度有一定的相关性,并相信自己通过努力也可能实现财富的积累,因此他们能较容易地接受适当的贫富差距。虽然财富的边际效用仍然递减,可是它随着财富集中程度的提高而减小的幅度比以前要小一些,它会从总效用曲线1变成总效用曲线2,变得更为平坦。这时候,总效率曲线1和总效用曲线2的交点N在M点的右边,它表明人们对财富的差距有了更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或有了更多的认可。

但是,总效用曲线不会一直平坦下去,因为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不会使得这种现象产生。反而,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增强,有时候一种新的生产工具的发明或一种新的技术的巨大进步会带来效率的巨大提高,使得总效率曲线向上平移,它从总效率曲线1变为总效率曲线2。这时候,总效率曲线2和总效用曲线2的交点Q在M点的左边,它表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财富的集中程度是逐渐降低的,这也就是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对财富的占有具有平均化的趋势。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总效用是随着财富集中度的降低而提高的,但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受制于社会总效率的提高及政策、法律的透明度和民主程度的提高。社会总效率越高、政策和法律越透明、社会越民主,社会总效用就会越大,人民的生活就会越幸福,而其中对社会总效用的增大起着最重要作用的是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

不过还有两点需要说明,见图2。第一,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新发明、新创造不断出现,社会的总效率会提高,总效率曲线1会上移为总效率曲线2,此时的均衡点为T,社会达到了总满足程度的最高或可接受的总效用的最大。但是,社会所实现的效率(T点对应的效率)与社会能够达到的最高效率(S点对应的效率)差距的绝对数额将比以前(总效率曲线1)情况下差距的绝对额要大,这表明社会越发展,为了达到分配的公平或可接受的总满足程度的最大值所要牺牲的效率就越多,因此,这对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来说都将会导致财富集中度达到均衡点的难度加大,这也就是说为了实现所谓的均衡、实现可接受的社会总效用的最大值,经济会发生更多的“漏出”,会损失更多效率,社会一开始所采用的分配点将会在M点和S

点之间,但随着更多人更加密切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在民主表决的结果下,最终结果还是会达到或趋于均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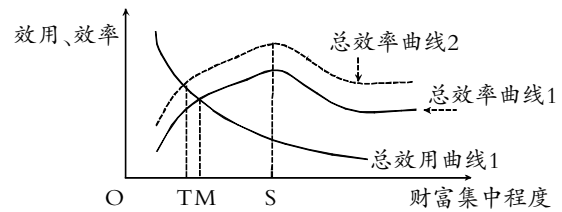


图2 社会总效用和总效率曲线

第二,不同的国家可以在效率最高点S和均衡点M之间做出财富集中程度的选择,要么牺牲效率,确保均衡,实现人们满足程度的最大化,使效用达到较高水平;要么选择S点作为财富分化的基点,这会比均衡点M的财富更集中,这么做虽然牺牲了部分效用,但却实现了效率的最大化。选择M点还是S点,或是做出其他选择,这取决于社会更重视效率还是效用,并且还要考虑民主机制是否健全。如果一国民主机制不健全,难以启动正常的民主表决程序,整个过程将会发生变化,均衡点将不再出现,这也就是说社会将不会在M点进行生产和分配。此时,社会必将代表有钱人的利益,于是效率将会毫无疑问地被优先考虑,因为这将使他们聚敛更多的财富,从而生产和分配将逐渐向M点的右边偏离,并一直向右移动。在一个极度不民主的社会,这个分配点还可能移动到S点右方,贫富差距变得极大,社会满足程度极低,这不仅会导致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公,也会大大损害社会生产效率,社会将会动荡不安,这种极端不民主的体制也即将崩溃。

(三)

经济学一直围绕着资源的稀缺而展开,因此其分析都是以物质带给人的效用最大化为基础的,而较少考虑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享受。而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在不同的条件和阶段是完全不同的。他把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人们在低层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会产生高层需求,并希望得到满足。这似乎表明低层需求产生了更大的效用,反而那些高层需求比如精神方面的需求相比之下却只能产生较小的效用。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一个人饿肚子的时候,吃饭的效用最大,当这个需求被满足之后,精神需求的满足带来的效用就会更大。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物质财富带给人的满足是无法替代精神生活带给人的满足的。在现代社会,由于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这导致人们在生活中逐渐丧失对精神生活的享受。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较之以前已经进步很多,但是目前人们在精神需求上的满足却相对不足。

主要参考文献

- ①李松龄.公平与效率的产权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2
- ②何大昌.公平与效率均衡理论与实证研究.华东经济管理,2002;2
- ③刘勇,李鹏.边际效用论价值述评.价值工程,2005;1